

國文
打金屋
顏露爾將軍作序

呂一
譯

美

國

與

亞

洲

時 代 生 活 叢 書

第 七 種

美 國 與 亞 洲

歐 文 · 拉 狄 摩 爾 著

呂 一 民 譯

American and Asia

時 代 生 活 出 版 社

有 所 權 版
究 必 印 翻

7 書 叢 活 生 代 時
洲 亞 與 國 美

爾 摩 鉄 拉 • 文 歐 : 著
民 一 呂 : 譯
新 周 : 編 主

社 版 出 活 生 代 時 : 行 發

號 〇 一 二 慶 大 信 中 路 正 中 慶 重

五 元 幣 國 冊 每 : 價 定

版 初 月 六 年 三 十 三 國 民

目 錄

譯者序·····	三
顏露爾將軍序·····	九
第一篇太平洋大戰事與美國休戚相關·····	一一
第二篇太平洋彼岸之和乎問題·····	二〇

原书空白页

譯者序

美國副總統華萊斯業於本月二十日啓程來華訪問，同行者除美國務部中國事務司司長溫森德氏及租借法案行政官員哈薩氏外，並有美國第一流遠東問題權威人物，拉鐵摩爾氏——本書之作者。

拉氏乃中國故友，前後居華二十餘年之久，在今日之自由中國，淪陷區，平津滬漢諸大城市，以及東北四省，內外蒙古，新疆西藏各地均曾深印有吾人故友之足跡。氏對遠東及中國問題，具有獨到之遠見，美國前亞洲艦隊總司令顏露爾上將譽之曰：「美國今日具有資格研究遠東問題者，捨歐文，拉鐵摩爾外，別無他人」。時值美國輿論攻擊中國甚烈之今日，顏露爾上將此語，尤足重視。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今欣逢故友之重臨，其樂更屬融融，謹譯其新著「美國與亞洲」一書，以表歡迎之忱。

氏早於一九二〇年即首途來華，經營商業於滬濱。次年北上，居天津約一年之久，從事新聞事業。旋又與阿赫洋行（Arnhold and Co. Ltd.）合作，重事經商，經常往來於

平津之間。氏多年之商業及新聞事業經驗，得以深入中國民間，廣與中國各階層人士往來，發生連繫，進而有深刻之認識。

氏深感中國日後在世界上地位之重要，同時中國幅員廣大，文化悠久，欲求澈底之了解與正確之認識，非親身接觸中國各地之民衆，考察各地輿情，進而體會各地問題之核心所在不可，遂於一九二六年春季，開始遍遊中國，並從事寫作生活。此時期內，氏所發表之文字雖不爲多，然每遇寫作，必基於客觀事實，直提問題重心之所在，且立論公允而精闢，於是聲名大噪。

一九二九至三〇年，即九一八事變之前兩年內，應社會科學研究會之聘赴東北三省研究東北問題，著有「滿洲，戰爭之搖籃」一書。

九一八後兩年中——即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氏受北平哈佛燕京學社之聘，繼續研究東北問題，旋又爲葛金漢紀念基金會（J. S.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所聘，研究同一問題。

五年以來氏親歷邊遠，足跡遍東北四省，在哈佛燕京學社之研究時期內，埋首整理

所獲之資料，述其心得，其研究結果博得全世界一致之重視。

一九三四年，太平洋學會遂延聘拉氏前往蒙古，進而研究蒙古問題，先後著有「滿洲之蒙古人」與「中國之內陸國界」（一九四〇年出版）及「蒙古紀行」（一九四一年出版）等書。

其間，拉氏曾一度回國，受約翰霍金大學之聘，任外交學院院長職。美國諸大學中僅有該校設有外交學院（Walter Hines Pag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爲研究外交之學術權威。

一九四一年榮任爲 蔣委員長之政治顧問。在重慶之大轟炸下追隨 蔣委員長左右，將其二十餘年來對中國之研究心得與經驗，贈還給抗戰之中國。

此次美副總統華萊斯訪華，而能邀請拉氏與之同行，實屬明智，關於華萊斯訪華事件一度曾引起各方之揣度。庸人自擾，莫此爲甚。倘吾人一讀拉氏之「美國與亞洲」一書，華氏訪華之使命，昭然明甚。

茲謹將全書要點提列於左：

一、拉氏以有力之事實證明中國乃決定戰後世界數百年內之主要因素。

二、東西兩戰場不可強分，倘先予擊潰德國或先擊潰日本乃屬作戰步驟之必要，然決不應視此為亞洲歐洲重要性之輕重問題。

三、自海上向東京進攻，易於拖長時間，使敵人頑抗，中國戰場乃直搗日軍心膂之路。

四、日軍患有羣衆性之神經錯亂症，佔領南京時即已證實，倘日軍在大陸上受較大打擊時，必致潰不成軍。

五、現代戰事非僅倚恃高度機械化之配備，且須決定於運用之技巧及智慧，英美荷在南洋之慘敗即此例證，中國之運用技巧及智慧遠較吾人爲優。

六、戰後遠東問題已不在沿海一帶，而將沿中俄之陸地邊界伸入中亞。此陸地邊界自中國東北角起，經外蒙，新疆，印度，而直達亞洲之死心臟，彼處中，俄，印，阿富汗，伊朗諸國相互迫近而銜接，乃日後足以滋生事端之地（譯者按：拉氏曾旅行該地，考察附近國家，並於一九二九年著有「到土耳其斯坦的沙漠之路」一書，）倘該地一旦

有何變故，英美卽或在太平洋有海空軍基地，亦將徒然，蓋鞭長莫及也。

七、氏痛斥史培曼（Nicholas John Spykman）教授所倡美國戰後首要責任，乃扶持日本復興之謬論。並鄭重提出美國對遠東之海洋視線及「砲艦政策」，久已爲時代所不容，日後美國應對亞洲之大陸邊界遠目而矚之。——

八、國共糾紛之嚴重性，遠不如所傳之甚，並遠較東南歐各國內政不安之情形爲佳，蓋中國有一具有世界政治天才之領袖也。

九、北極圈內乃戰後數百年內有無窮開展之新境地，蘇聯今日在北極圈內對於航海，空運及生活之技術及方式，已居世界之領導地位，加拿大次之。美國實應急起直追，美蘇領土在北極附近毗連，經由北極附近之航空線乃美國至遠東之最短捷而安全者，美國應卽拭目北矚。

十、革命之起因，及成功，非爲革命家所主動，實囿於當今握政權之保守派份子之腐敗也，亞洲人口佔全世界之大半數，內中除中國已漸入民主之途外，其餘絕大多數仍處於被治及渺無民主希望之階段中，現代各國諸開明政治家倘不重視此種事實，第三

次大戰果將爆發時，美國實爲罪魁。

猶境拉氏居華爲 蔣委員長顧問時，內人威棣曾一度以速記打字相助，此亦所以增加譯者譯述此書之興趣也。

譯者三十三年五月客渝

顏露爾將軍序

猶憶余童年就讀於某中等學校時，曾與同窗諸友共同研讀「世界史大綱」教科書，該書對於歐洲及近東諸國古代文化之發展論列綦詳，然有關中國，日本，以及遠東方面者，則全未提及。觀乎泰西各國歷年以來對於中國及日本問題忽視之甚，是亦不足爲怪，然時至今日，中日戰事顯然已在世界戰局中佔據主要地位之時，吾人猶有對中國之重要位置若罔聞者。

大凡平日關心戰局發展之人士，彼等似不應再事有所疑慮，蓋鐵的事實證實中國已爲西方民主國家血戰六年之久矣。

潰敗日本惟有積極增強吾人對於堅苦奮戰中之中國聲援。

東西兩戰場原爲不可分之全球戰事，並爲同一戰事之兩翼，余謹援引拉鐵摩爾書中之言云：——「盟軍間採取共同行動，並確認東西兩戰場爲共同作戰之左右兩翼，平分作戰力量而不度之以高下先後之分，則戰事必然能迅速結束。」

其仍有應爲吾人所注意者：倘非遠東獲得和平，全世界絕難獲得和平之理，而遠東

和平之維繫，端賴強大中國之即時出現焉。吾人何需庸人自擾，畏懼中國將步入征服世界之政策！中國數千年來之政治哲學，何反對採取如是之步驟。

今日具有資格講述東情形正確介紹於國人者，捨歐文，拉鐵摩爾先生之外，別無他人。二十餘年來，拉鐵摩爾先生親身親歷，努力研習之結果，彼已能洞悉中國之現狀，了解中國歷史上之諸因素，同時熟悉遠東其他主要國家之情形。

克拉蒙三大學院 (Clemson Colleges) 及拉鐵摩爾講座之主持人等誠已將當代世界政治權威之智慧，經驗及學問供獻於大眾，而是項學問及經驗誠屬吾輩人士所急需者也。

最後，余將不憚厭煩，而做如是之諾言曰：人類歷史演進數千年於茲矣，然吾人對於中國以及遠東諸問題之急需了解，莫以今日爲甚。倘戰後之和平條件由於具有真切認識遠東重要性之專家處理之，吾人必可欣然期待：世界和平之絃歌永續不輟。

已退休之美國海軍上將 H. E. 顏露爾

一九四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一篇 太平洋戰爭與美國休戚相關

偉大的時代齒輪帶給吾輩美國人士以一絕好之時機，用以進一步了解太平洋彼岸之諸端問題。蔣夫人赴美訪問所留於此間極深刻之印像，不僅使吾人了解中國之現狀，並使吾人體念及中國之重要性。然仍有一事，即使蔣夫人亦愛莫能助者：即如何啓發吾人認識目前之事實，以及此般事實激進中對吾人之切身影響。

時至今日，無論爲吾人自身着想，或爲國家着想，吾人勢必面對此般事實而取得真切之認識，吾人應了解美國爲何介入戰爭，美國如何被捲入旋渦，今日美國如何從事此次大戰，日後戰事結束時之情勢又如何。

吾人嘗自認爲今日世界民主國家之領袖，並嘗以此地位自居，然觀諸中國對於整個世界之認識以及對其自身處境分析之精確，吾人實覺自愧瞠乎其後。此乃不可否認之事實，倘吾人稍事檢討吾人過去之政治事件，以及對於政治責任之認識，即可昭然而明。吾人一向以爲吾人在遠東地帶僅有些微權益，欲加干涉時，隨時可行。吾人絕未想及二十世紀之遠東已與吾人休戚相關，換而言之，即美國已居於遠東圈內，至於美國是否願

意處身於遠東圈內，實已不容吾人有所考慮。吾人對此層事理之不明，使吾人既不預防戰事又不早求躲避，於是招致敵人之奇襲而被捲入戰爭。

總之，關於此次吾人介入戰事之事實與責任，全美人士之政治常識應接受極嚴厲之批評與非難，何以然？因美國遠在珍珠港被突襲之前，即可聯合其他國家阻止此次戰爭的爆發——一九三一年，吾人可以阻之於滿洲，隨後亦可阻之於阿比西尼亞，西班牙，捷克斯拉夫。然吾人從未加以阻止，於是戰禍反而臨頭。

吾人一向既自認為最進步而開明之國民——乃現代之民主典型。吾人則更應考慮所應負起之責任。在日常生活中，吾人享有世界上最自由，消息最靈通之新聞報導及廣播節目。珍珠港事變前若干年間，每一美國人均可有力購買報章，並能以無線電收聽全世界各大城市之最快消息。美國人所享受之便利，實為全世界無數專門人才以巨大開支而構成之精密新聞報導網所供給者，若干大電台往往在事件發生後數小時內，甚或數分鐘內將全部消息播送。再者，倘美國人除新聞之報導外，而欲聽取各方面關於新聞之政治評論及解釋時，彼等可完全自由選購所有之報紙，按各報不同的背景以及不同之編輯政

策而加以選購閱讀。之外，並可自由收聽各國及各地電台之各種評論，收聽彼等所願聽者，倘世界上有一種人能澈底認清世界之真實情況，而能善自處理時，此種人必應爲吾美國人，然而，吾人竟全然失察，茫無所知。珍珠港之突襲立刻將吾人變爲呆漢。

不深覺吾人應立即捫心反省，承認珍珠港之慘敗乃全國人民之瑕疵，決非以謬罪於負責珍珠港防務當事者數人之身而可了其事者。珍珠港之震蕩無異提醒吾人：今日世界遠非美國人民一向所想像者。惜乎吾人所享受之自由情報，自由討論政事，自由決奪所見，竟使吾人步入如此之後果；吾人所居之世界，事實上與世界之本貌全然迥異。余並深信，有如珍珠港之不幸事件，絕對不會發生於能以認清自身所居何世之人民中間。

誠以美國爲民主國家，而吾輩爲民主國家之人民，吾人亦不便推諉責任於國務院及海陸軍當局之身，責任乃吾人者，應由全國人民負起。過去曾有若干屬於個人之言論，足以提醒吾人外來之威脅及戰爭已向吾人身邊傾覆。惜吾人拒絕集諸衆人之言而預謀大計。遠在一九三八年，羅斯福總統喚醒吾人與侵略者斷絕往來，然吾人不願與之合作。海軍當局呼籲關島設防，然吾人既拒絕贊助出錢設防，又不願採取與其他國家合作共

同設防之政策。在民主國家中，類此責任均應直接置諸人民，全國人民之身。

余願就此點與中國作一比較，蓋相形下之教訓，或且有利於吾人。吾人平素每以中國為較吾人落後。彼邦至少有兩萬萬人完全屬於文盲。至少有兩萬萬人民有生以來從未乘過汽車，有幾千萬人從未見過火車為何物。彼之其他國家，中國之報紙為數少，銷路小。備有收音機之人，寥寥可數。然處此諸端不便之條件下，中國人深能洞悉彼等所居者究屬如何之世界。遠在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以前，彼等早已預知日後事變之趨勢終於明目清心而赴之。彼邦人士團結一致，勇往直前，共赴國難，致使全世界聞而驚愕。

美國人一直認為戰爭僅在遼遠之地區內潛行而已。吾人視亞洲戰事僅為一小小之開端，而逐漸暗伏發動於阿比西尼亞，西班牙及捷克，迄戰地烽火燎及吾人身邊時，吾人始發覺世界戰爭已將吾人捲入矣。就此點而論，中國誠已高吾一籌，非其知識高於吾人，乃其政治之機警，以及政治之熟練也。遠在吾人醒覺之若干年前，中國人已深知所有引致戰爭事態之發展，任何決定及處置均未能目之為地方事件。而在過去至少二十五年之久，美國學者，政論家以及一般自作聰明之人物，每日隨口聲稱：「遠東問題」或「